

经济增长与产业集聚双重视角下 区域一体化的就业效应研究 ——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研究¹

王晓芳，谢贤君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西安 710061）

【摘要】：为了探索区域一体化对就业效应的影响，本文基于经济增长和产业集聚双重视角，通过对长江经济带区域一体化的代理变量——商品市场一体化和资本市场一体化进行测度，分析长江经济带区域一体化对经济增长、产业集聚和就业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总体就业效应方面：商品市场一体化和资本市场一体化对地区经济增长和产业集聚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因此，区域一体化通过影响地区经济增长和产业集聚对就业产生间接作用，区域一体化带来的经济规模效应、要素匹配效应，提高了对资源要素的利用效率，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进而有利于提高就业水平；区域一体化带来产业的集聚效应，促使区域协同发展，降低了运输交易成本，实现了劳动力的均衡就业。长江经济带地区异质性效应方面：上游地区商品市场一体化对就业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而资本市场一体化对就业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中游地区和下游地区的商品市场一体化和资本市场一体化有利于就业，且产业集聚效应对区域经济具有均衡协调功能。

【关键词】：区域一体化；经济增长；产业集聚；就业量

一、引言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十九大指出：“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2010年我国城镇失业人数达908万人，截至2015年城镇失业人数达到966万人，城镇失业人数上升56万人，上升了10.57个百分点，这表明我国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就业压力仍较大。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就业受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下行的双重影响，导致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攀升，就业受到严重的困扰。

一直以来，对就业产生的影响的因素颇多，很多理论试图从工资刚性、工资决定过程的角度来解释失业问题，但也有不少学者考虑制度因素对失业产生的影响，有从最低工资制度角度解释对失业的影响，罗润东等（2012）考察了最低工资制度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居民就业存在显著性差异的影响；也有从社会保障制度的角度来解释失业现象；还有从劳动力市场制度变化讨论对失业的影响，如Calmfors et al.（1988）、刘冬玲等（2007）从劳动力市场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的角度来说明就业问题，他们认为一个新的有序的合作的劳动力市场制度有助于增加就业。因此，就制度影响因素角度来讲，可以将制度因素细化为区域一体化程度，当一个经济体处于一个市场化程度越高状态，能够提高劳动力在企业之间的配置效率，有利于提高劳动力就业水平。有鉴于此，本文主要通过分析区域范围内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一体化对区域内就业所产生的影响，试图构建一个

¹【作者简介】：王晓芳（1958-），女，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经济增长与发展、货币政策理论与实践；谢贤君（1989-），男，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增长与发展、宏观经济学。

区域一体化对就业影响分析框架的研究范式，为经济处于转型时期解决区域一体化、实施“稳增长”、“促就业”的政策提供有效的参考依据。

二、区域一体化对就业影响机制与研究假设

（一）区域一体化与经济增长依据奥肯定律，失业率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关系，即是经济增长促进就业，换言之，区域一体化带来了技术进步，提高了经济增长水平，也就促进了就业。首先，区域一体化具有经济增长规模效应，而市场分割则不利于规模经济的形成，即是区域一体化引起生产技术水平提升。区域市场一体化加快了区域间要素的流动与加剧了地方之间的竞争，扩大了市场需求与提升了市场规模效应，从而提高了经济产出，增加了就业机会，促进了就业。与之相反，市场分割对区域内技术效率、产出结构配置效率以及要素资源配置效率带来了一定的损失，也就是不利于生产技术水平，不利于地区的经济产出的提高，就业机会相应减少，从侧面证实了区域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印证了区域一体化有助于提高就业率（郑毓盛等，2003）。

H₁: 市场一体化促进经济增长。

（二）区域一体化与产业集聚

新经济地理理论认为，区域一体化与产业集聚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区域一体化的初级阶段，意味着提高产业集聚能力，能够降低区域要素流动成本，有利于实现要素的空间集中，进而通过要素流动正外部性、劳动蓄池等作用的促进了集聚地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进而有助于提高名义工资水平与资本回报率。产业集聚成为吸引劳动力与实现资本突破的主要动力，使得交易成本向中心地区集聚（Ravallion, 2007; 杨仁发, 2013; 赵伟等, 2015）。但随着经济一体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产业地理集中的扩散效应将会占主导，最终有利于实现区际经济差距的缩小与空间均衡发展。同时，反过来产业集聚也能促进区域一体化水平的提升。范建勇（2004）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非农产业向沿海集聚的是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中西部劳动力源源不断向高工资以及高集聚密度的沿海地区流动。由此可见，我国目前区域一体化整体水平比较高，产业集聚出现在倒 U 型拐点后半段，即产业集聚的扩散效应比较明显。

H₂: 区域一体化提高了产业集聚效应。

（三）区域一体化与就业效应

从区域一体化与就业的动态关系来看，在现行的政府绩效考核制度下，地方政府可能会追求短期的较高就业水平，谋求政治晋升。但地方政府也不一定选择分割市场战略，如果市场一体化的正外部性足够强，地方政府选择一体化的市场战略有利于其获得地区规模效应，实现总体经济增长和就业数量增加。但如果地区之间的政府竞争效应较强，政府可能会为了发展本地经济、增加就业数量而实行市场分割战略（徐现祥等，2007）。从短期来看，地方政府可能会通过实施市场分割的地方保护政策获得短期经济增长收益，改善了本地就业环境，从而增加了地方就业机会，解决了区域面临的“隐性失业”问题。长期来看，市场分割会造成国民经济运行扭曲以及跨区域层面的资源错配，使得经济偏离了长期增长路径，不利于整体性增加就业。从分割市场的经济增长与就业的机会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层面分析，一定程度的市场分割会通过地方保护促进短期经济增长，缓解地区部分就业压力，但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难以解决整体性就业问题。短期来看，地方政府倾向于采取“以邻为壑”的发展战略，通过设置贸易壁垒、要素流动障碍等的方式加强地方产业保护，获得了相对贸易优势、相对要素价格优势；但长期来看，随着对外开放程度和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地方政府实施分割政策的机会成本就会增加，市场分割将不利于区域经济增长，也不利于就业的增加（陆铭等，2009）。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的恶性竞争的贸易政策以及资源要素阻碍策略，本地分割不利于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局部的市场分割带来的利益不能成为推行“以邻为壑”的政策理由，这样会造成全国市场一体化形成的规模效应降低，阻碍整体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

H₃: 区域一体化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提升产业集聚功能,从而提高就业量。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设计基础

假设生产要素的规模报酬保持不变,借鉴 Barro (1990) 提出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基于 C-D 生产函数表示为:

$$Y = A(S)K^{\alpha}L^{\beta} \quad (1)$$

其中, Y 、 K 、 L 分别表示地区经济总产出、实物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投入数量, S 表示制度因素, α 、 β 分别表示实物资本产出弹性和劳动力产出弹性。并且满足 $0 < \alpha < 1$, $0 < \beta < 1$, $\alpha + \beta = 1$ 。 $A(S)$ 表示技术进步效率函数。

依据上述理论分析,引入区域一体化因素(MI)形成一个拓展理论模型,区域一体化通过影响技术进步从而影响地区经济增长,则有:

$$Y = A(MI)K^{\alpha}L^{\beta} \quad (2)$$

同时对技术效率函数进一步处理,得到:

$$A(MI) = A_0 e^{\lambda MI^{\gamma}} \quad (3)$$

将(3)式代入(2)式得到:

$$Y = A_0 e^{\lambda MI^{\gamma}} K^{\alpha} L^{\beta} \quad (4)$$

其中, A_0 表示初始时技术生产率水平, λ 表示外生生产率变迁参数, γ 表示区域一体化对技术影响的弹性系数。

对(4)式两边分别取对数,整理得到:

$$\ln Y = \frac{1}{\beta} (\ln Y - \ln A_0 - \lambda - \gamma \ln MI - \alpha \ln K) \quad (5)$$

(5)式表明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地区经济总产出、区域一体化、物资资本存量成为就业量的影响因素。

(二) 变量选取及说明

1. 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方面:为了避免各城市人口规模差异造成的影响,采取就业参与率表示就业状况,即就业率等于各城市就业人数除以总人口数。中介变量方面:经济增长以各城市人均实际 GDP 表示,即平减后的 GDP 指标除以地区总人口;产业集聚采用

经济密度表示，经济密度用地区总产值与地区行政面积的比值表示。核心解释变量方面：区域一体化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并以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和资本市场一体化程度作为区域一体化的代理变量。控制变量包括：人力资本水平、对外开放、政府干预、产业结构。人力资本水平用高等院校人数与总人数的比值表示；对外开放采用进出口贸易总额与 GDP 的比值计算，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其吸引外资能力也就越强，对生产效率提升也就越大；政府干预用政府支出规模来表示，政府公共财政支出除以 GDP，反映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政府干预存在两个方面的效用，一是政府公共投资用于行政管理，则有可能挤占私人投资，降低资金利用效率，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如果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或者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发展型投资上，则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提高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产业结构用第三产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来表示。第三产业较高表明服务业也就越发达，服务业既包含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生活服务业，也包括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业等。各变量指标具体情况如下表 1 所示。

因此，区域一体化的就业效应动态模型为：

$$\begin{aligned}
 GDP_{i,t}/IC_{it} &= \alpha_1 MI_{1i,t} + \alpha_2 MI_{2i,t} + \theta_1 EDU_{i,t} + \theta_2 TD_{i,t} + \theta_3 GD_{i,t} + \theta_4 S_{i,t} + \varepsilon_{i,t} \quad (6) \\
 L_{i,t} &= \alpha_1 MI_{1i,t} + \alpha_2 MI_{2i,t} + \theta_1 EDU_{i,t} + \theta_2 TD_{i,t} + \theta_3 GD_{i,t} + \theta_4 S_{i,t} + \varepsilon_{i,t} \quad (7) \\
 L_{i,t} &= \alpha_1 MI_{1i,t} + \alpha_2 MI_{i,t} + \theta_1 GDP_{i,t} + \theta_2 IC_{i,t} + \theta_3 EDU_{i,t} + \theta_4 TD_{i,t} + \theta_5 GD_{i,t} + \theta_6 S_{i,t} + \varepsilon_{i,t} \quad (8)
 \end{aligned}$$

其中，（6）式预期 $MI_{1i,t}$ 、 $MI_{2i,t}$ 系数为正，表明区域一体化有利于促进就业水平提高的综合效应；（7）式预期 $MI_{1i,t}$ 、 $MI_{2i,t}$ 系数为正，表明区域一体化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和促进产业集聚；（8）式预期 $MI_{1i,t}$ 、 $MI_{2i,t}$ 系数为正且 $GDP_{i,t}$ 、 $IC_{i,t}$ 系数为正，表明区域一体化通过提高经济增长和促进产业集聚从而提高就业量。

表 1 变量统计表

变量	变量指标	符号	含义
被解释变量	就业量	L	各城市就业人数除以总人口数
中介变量	经济增长	GDP	各城市人均实际 GDP
	产业集聚	IC	经济密度表示
核心解释变量	商品市场一体化	MI_1	经测度所得
	资本市场一体化	MI_1	经测度所得
控制变量	人力资本水平	EDU	高等院校人数与总人数的比值
	对外开放	TD	进出口贸易总额与 GDP 的比值
	政府干预	GD	公共财政支出与 GDP 的比值
	产业结构	S	第三产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

2. 数据来源

一是来自统计年鉴类：《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六十五年来统计资料汇编》、《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以及 11 省市 1999-2016 历年的省级统计年鉴；二是来自统计局公开数据、1999 年至 2016 年历年地方政府工作

报告以及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三是来自统计数据库查询。利用 CNKI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以及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等进行查询。研究样本起止年限为 2000-2015 年。

（三）区域一体化测度

1. 区域一体化测算方法

为了测度区域一体化水平，本文从商品市场一体化与资本市场一体化两个代理变量方面进行测度。

（1）商品市场一体化测算方法

参照陆铭等（2006）所采用的价格法对地区商品价格波动进行测度以衡量商品市场一体化。基本步骤是：第一，计算相对价格绝对值，第二，消除商品固定效应；第三，对相对价格变动部分进行方差处理，采用相对价格方差来反映商品市场分割水平，方差越大，说明商品市场价格波动水平也就越高，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也就越低，反之则相反。通过计算出商品市场分割指数，然后得出商品市场一体化指数。

（2）资本市场一体化测算方法

$$K_{i,t+1} = (1 - \delta)K_{i,t} + I_{i,t+1}/P_{i,t+1},$$

，K 表示物质资本存量，I 表示当年的名义总投资，P 表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δ

物质资本折旧率。资本测算过程中，名义总投资采取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经济折旧率采用张军（2004）所采用的 9.6% 的折旧率，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采用零售价格指数，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对普通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进行了加权，最终得到每一个地区资本存量的回报率系数 β ，因此我们可以计算资本边际产出 $k = \beta \cdot (Y/K)$ ，进一步对资本边际产出的偏差进行计算，用以衡量不同地区资本边际产出的波动性差异，差异越大则资本一体化程度就越低，反之则相反。通过计算出资本市场市场分割指数，也就是资本产出率的偏差，然后得出资本市场一体化指数。

2. 区域一体化测度结果描述

采用上述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一体化的测度方法，对长江经济带进行测度，其中商品市场测度结果表现为：纵向比较方面，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均呈上升趋势，但不同地区商品市场一体化改善程度存在差异。而 2004-2008 年的商品市场一体化指数有所下降；横向地区比较方面，东部地区于西部地区城市的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均比较高，而中部地区城市商品一体化指数则比较低，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呈现“东西高中低”的局面。但从全流域层面考虑，东部地区商品跨区域自由流动的水平 and 贸易活跃度显然要高于中西部地区。

资本市场一体化表现为：纵向比较方面，大部分城市的资本市场一体化均呈波动上升趋势。东部与中部各城市的资本市场一体化程度的速度更快。横向地区比较方面，东部地区城市的资本市场一体化程度要比中西部城市的高。这与沈体雁（2016）研究结论相符合，其认为中国资本市场一体化水平逐渐提升，仅 2004 年有所波动，其认为决定资本市场一体化主要由企业投资和资本市场融资决定，而分税制改革以来，企业投资与资本市场融资在政府均衡战略的干预之下，资金错配问题突出，但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自筹和其他资金在跨区域流动资本的比例逐渐上升，进而资本市场整体一体化进程加快。

四、区域一体化就业效应实证结果

在实证分析过程中，为了消除经济变量内生性问题和地区异质性导致的误差项同方差问题，在检验过程中运用系统 GMM 动

态面板估计模型能够得到较好的处理。因此，采用广义矩阵估计法，由于其同时运用差分信息和内生变量水平变化，通过把具有弱外生变量的滞后项当作工具变量纳入估计方程，可以获得估计得一致性。

表 2 区域一体化对就业影响的直接效应与总体效应

	直接效应		总体效应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5	模型 6
GDP			1.0024*** (0.0005)	1.0005*** (0.0007)
IC			0.8666*** (0.0008)	0.8647*** (0.0001)
MI (1)	0.0503*** (0.0008)		0.0071*** (0.0001)	
MI (2)		0.0628*** (0.0001)		0.0261*** (0.0001)
EDU	0.0136*** (0.0003)	0.0611*** (0.0001)	0.0448*** (0.0001)	0.0185*** (0.0002)
TD	0.1437*** (0.0002)	0.1664*** (0.0003)	-0.0006** (0.0005)	-0.0013*** (0.0005)
GD	-0.1671*** (0.0002)	-0.1044*** (0.0002)	-0.0421*** (0.0004)	0.0421*** (0.0003)
S	0.7768*** (0.0011)	0.7601*** (0.0009)	0.4371*** (0.0009)	0.4238*** (0.0010)
Observations	1680	1680	1680	1680
AR (1)	0.0035	0.0047	0.0019	0.004
AR (2)	0.3392	0.3536	0.2851	0.4227
Hansen	0.11	0.13	0.11	0.1

注：*、**、***分别表示在 10%、5%、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括号内为标准差，AR (2) 和 Hansen 的值为 P 值。

表 2 反映了区域一体化对就业影响的直接效应与总体效应。直接效应方面：商品市场一体化和资本市场一体化对就业量存在显著性促进作用，说明区域一体化有利于就业。控制变量方面，人力资本、对外开放和产业结构都对就业量存在显著性正向影响，而政府支出规模对就业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说明政府支出挤出私人投资，对就业产生了不利影响。

表 3 反映了区域一体化对就业影响的中介效应。经济增长效应方面：商品市场一体化和资本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也存在显著性正向影响，控制变量方面，人力资本、对外开放、政府规模都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性正向影响，表明区域一体化增强了经济增长效应，验证了研究假设 H₁。产业集聚效应方面：商业市场一体化和资本市场一体化显著性提高了产业集聚水平，换言之，区域一体化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的产业集聚存在显著提升效应，具有带动区域均衡协调发展的功能，验证了研究假设 H₂。控制变量方面，人力资本和对外开放能够显著性提高产业集聚效应水平，而政府规模却显著性降低产业集聚水平。换言之，人力资本、对外开放和产业结构有助于产业集聚，主要原因在于整体上长江经济带的人力资本、对外开放和产业结构尚未达到最优状态，对产业集聚效应的作用还处于倒 U 型拐点前半段，对产业集聚发挥着促进功能；而政府规模导致产业扩散效应，主要原因在于政府通过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实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政府公共支出本身具有一定的均衡偏向性，因此，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对产业具有扩散效应。

表 3 区域一体化对就业影响的中介效应

	市场一体化经济增长效应		市场一体化产业集聚效应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MI (1)	0.0977*** (0.0018)		0.0219*** (0.0008)	
MI (2)		0.1933*** (0.0111)		0.1024*** (0.0032)
EDU	1.5386*** (0.0164)	1.5823*** (0.0223)	0.0333*** (0.0068)	0.0524*** (0.0071)
TD	0.5567*** (0.0076)	0.5767*** (0.0099)	0.2673*** (0.0047)	0.2751*** (0.0055)
GD	0.3925*** (0.0052)	0.4645*** (0.0089)	-0.0684*** (0.0018)	-0.1081*** (0.0065)
S	-0.3268*** (0.0141)	-0.1188*** (0.0278)	-0.4472*** (0.0217)	-0.4960*** (0.0231)
Observations	1680	1680	1680	1680
AR (1)	0.0045	0.0077	0.0031	0.006
AR (2)	0.4002	0.5501	0.2263	0.2855
Hansen	0.14	0.39	0.12	0.14

注：分别表示在 10%、5%、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括号内为标准差，AR (2) 和 Hansen 的值为 P 值。

表 2 总体效应方面：商品市场一体化和资本市场一体化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且系数都小于直接效应的回归系数，表明存在经济增长和产业集聚中介效应，验证了研究假说 H₃。说明区域一体化促进经济增长和提升产业集聚水平，从而有利于增加就业量，实现更高水平的就业。

五、长江经济带区域一体化的就业效应异质性检验

表 4 表明了对长江经济带区域一体化就业效应的异质性检验结果。上游地区区域一体化就业效应方面：商品市场一体化对就业存在显著为负的影响，而资本市场一体化对就业存在显著为正的影响，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上游地区商品运输、流通、交易成本较大，再加上上游地区由于大部分劳动力流向东部沿海，对就业产生的效用减弱。同时经济增长、产业集聚、人力资本、对外开放和产业结构都有利于增加就业量。中游地区区域一体化就业效应方面：中游地区产业集聚与就业量显著正向相关，说明中游地区市场一体化带来了产业集聚效应，产业集聚增强了区域内经济协调均衡发展，能够有效降低区域产业差异。商品市场一体化和资本市场一体化对就业都存在显著为正的影响，说明中部地区区域一体化促进了就业。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也都有利于促进就业量增加。下游地区区域一体化就业效应方面：中游地区产业集聚与就业量显著正向相关，说明下游地区区域一体化带来了产业集聚效应，有助于增强下游区域经济协调均衡发展。商品市场一体化和资本市场一体化对就业量存在促进作用，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对就业存在显著性促进作用，而对外开放、政府规模和产业结构对就业量存在显著性抑制作用。这说明下游地区劳动力的质量较上游和中游高，市场对高素质高质量的劳动力需求大，因此，高素质人才是助于提高就业量的关键。同时，劳动力大量转移到东部地区，在较短时间内难以实现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这也就是产业升级在东部地区进展缓慢的原因，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处于低端产业环节，因而表现出产业结构对就业具有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

表 4 区域一体化就业效应分地区异质性检验

	上游地区区域一体化就业效应		中游地区区域一体化就业效应		下游地区区域一体化就业效应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模型 11	模型 12
GDP	0.1777*** (0.0026)	0.0171*** (0.0031)	1.0029*** (0.0002)	1.0042*** (0.0002)	0.1709*** (0.0082)	0.1672*** (0.0096)
IC	0.6665*** (0.0040)	0.0049*** (0.00171)	0.8749*** (0.0030)	0.8841*** (0.0871)	0.1231*** (0.0401)	0.1516*** (0.0422)
MI (1)	-0.0019*** (0.0004)		0.0044*** (0.0002)		0.0599*** (0.0022)	
MI (2)		0.0086*** (0.0016)		0.0173*** (0.0003)		0.0529*** (0.0145)
EDU	0.0039*** (0.0112)	0.0005*** (0.0041)	0.12448*** (0.0094)	0.1551*** (0.0096)	0.1672*** (0.0169)	0.1286*** (0.0191)
TD	0.0029*** (0.0015)	0.0061*** (0.0021)	-0.0412*** (0.0006)	-0.0478*** (0.0014)	-0.0902*** (0.0057)	-0.0742*** (0.0059)
GD	-0.0083*** (0.0004)	-0.0046*** (0.0021)	-0.0205*** (0.0011)	-0.0153*** (0.0006)	-0.1305*** (0.0085)	-0.1075*** (0.0008)
S	0.0223*** (0.0102)	0.0067*** (0.0211)	0.0437*** (0.0028)	0.0111*** (0.0035)	-0.1121*** (0.0301)	-0.0145*** (0.0351)
Observations	448	448	576	576	656	656
AR (1)	0.0045	0.0027	0.0021	0.0075	0.0009	0.0011
AR (2)	0.5992	0.5841	0.3102	0.2617	0.4851	0.7553
Hansen	0.28	0.27	0.11	0.19	0.21	0.28

注：*、**、***分别表示在 10%、5%、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括号内为标准差，AR (2) 和 Hansen 的值为 P 值。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长江经济带区域一体化的代理变量——商品市场一体化和资本市场一体化进行测度，以及分析长江经济带区域一体化对经济增长、产业集聚和就业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总体就业效应方面：商品市场一体化和资本市场一体化对地区经济增长和产业集聚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因此，区域一体化通过影响地区经济增长和产业集聚对就业产生间接作用，区域一体化带来的经济规模效应、要素匹配效应，提高了对资源要素的利用效率，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进而有利于提高就业水平；区域一体化带来产业的集聚效应，促进区域协同发展，降低了运输交易成本，实现了劳动力的均衡就业。长江经济带地区异质性效应方面：上游地区商品市场一体化对就业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而资本市场一体化对就业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中游地区和下游地区的商品市场一体化和资本市场一体化有利于就业，且产业集聚效应对区域经济具有协调均衡功能。

长江经济带区域一体化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和提高产业集聚效应的功能，从而带动地区就业量的增加。本文依据长江经济带发展的特点，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进一步取消区域内户籍制度限制，有助于劳动力向边际产出率较高的产业和地区转移，实现要素的最优配置；推动区域内农民工市民化，完善公共服务保障机制，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进而提升劳动产出效率。其次，积极探索科技股权交易市场，推动的城市实现金融信贷市场、金融信息服务市场一体化，同时，创新投融资制度，进一步实施 PPP 模式，吸引社会资本，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一体化。最后，不断深化与“一带一路”的互动合作，开创全新开放局面，积极展开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同时保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良好的双边投资环境，既要通过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投资，也要为本地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提供政策支持。同时，在长江经济带不同地区还需要针对各个地区的地方特点而制定符合区域发展实际的政策，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市场一体化对产业集聚、就业效应存在不同的影响，需要因地制宜，合理采取措施，促进区域协调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 [1]罗润东, 周敏. 最低工资制度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研究[J]. 山东社会科学, 2012, (9): 127-131.
- [2]刘苓玲, 韩振国. 就业量与劳动力市场制度安排与制度创新的分析——基于博弈论视角[J]. 经济评论, 2007, (1): 25-31.
- [3]郑毓盛, 李崇高. 中国地方分割的效率损失[J]. 中国社会科学, 2003, (1): 64-72.
- [4]杨仁发. 产业集聚与地区工资差距——基于我国 269 个城市的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 2013, (8): 41-52.
- [5]赵伟, 隋月红. 集聚类型、劳动力市场特征与工资——生产率差异[J]. 经济研究, 2015, (6): 33-45.
- [6]范剑勇, 王立军, 沈林洁. 产业集聚与农村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J]. 管理世界, 2004, (4): 22-29.
- [7]徐现祥, 李邨. 市场一体化与区域协调发展[J]. 经济研究, 2005, (12): 57-67.
- [8]陆铭, 陈钊. 分割市场的经济增长——为什么经济开放可能加剧地方保护? [J]. 经济研究, 2009, (3): 42-52.
- [9]都阳, 蔡昉. 中国制造业工资的地区趋同性与劳动力市场一体化[J]. 世界经济, 2004, (8): 42-49.
- [10]张军, 吴桂英, 张吉鹏. 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 1952-2000[J]. 经济研究, 2004, (10): 35-44.
- [11]Calmfors L, Driffill J. Centralisation of wage bargaining and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Economic Policy*[J]. Access & Download Statistics, 1988, 21 (3): 161-191.
- [12]Ravallion M. Inequality Is Bad for the Poor, In *Inequality and Poverty Re-Examined*, ed. Steven Jenkins and John Micklewrigh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 [13]Barro B J. 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ics*, 1990, 5 (1): 103-125.